

性、錄影帶、謊言

近日來香港富商林建民被人以性錄影帶勒索案，在警方極有效率的運作下迅速破了案，但這外來的富商坦白的承認：「他感謝警方迅速破案維護治安，因此將繼續來台獵艷」，如此的談話引起了數位立委、台北市議員、台北市長、以及一些男性的不滿，有立委說「難道這港商認為只要他有錢，就可以來台灣蹂躪我們的女同胞嗎？」黃大洲市長在憤怒的男市議員的詢問下，也表態「不歡迎他來台北市」，一些男士也表示「他怎可如此囂張」，一時之間竟然有同仇敵愾、不分黨派、同禦外侮之勢，令人幾乎要為之感動，但是他們要保護什麼、要抵禦什麼？

確實，警方有選擇性的運用其「效率」，以公權力來確保富商在台灣嫖（高檔）妓之時，只須付出「公平交易價格」，其對維護（某些市場的）市場次序的熱誠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不過，以台灣的社會環境為背景，來看這些憤怒的男士們的表現，實在也相當突出。若不知情的外人，看到他們的憤慨，是否會誤以為台灣為一清教徒的國度，而不是一個色情的王國？

在台灣雛妓的普遍存在為眾所週知，雖然達官貴人（包括司法部長）曾至華西街慢跑，但是並無阻於原著民少女繼續不斷的被販賣為雛妓，要保護她們的法案尚未通過，也幾乎未見嫖雛妓者受過懲處。也曾有人說過台灣休閒行業幾乎都有色情存在，從旅館、KTV到釣蝦場，其中總會有兼營色情的，而有女侍陪酒的酒家、俱樂部等就更不用說了，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不就曾豪氣干雲的表示「不上酒家就算不上是台灣男人」？確實，台灣男人的喪禮上，也常有孝子請來電子花車，以色情服務送老子上天堂。

當然這色情王國絕對是以男性為服務對象，遇到午夜牛郎之類的營業，警方就會為了「維護善良風俗」，而又選擇性的拿出他們的效率出來了。

因為沒有見到這些憤怒的男士們，對於台灣男人嫖妓曾經如此同仇敵愾（不論是嫖本國女同胞，或是組團遠赴泰國買春），所以看來他們其實只是反對他國男人來此地嫖妓，尤其是嫖高檔妓。如此的看法只能被解釋為他們視「本國女子為我們之禁臠」，雖然台灣色情滿城娼妓滿街，但只能由本國男子光顧，不能由他國男人「蹂躪」，是否他們的「民族主義」或「生命共同體」就是如此內容？

至於特別對嫖高檔妓反感，則恐怕是因為這方面「消費的價格」，似乎成了某些台灣男人的身份標誌，若接受如此的價值標準而又無能力享有如此高檔消費，那遇到囂張的外來富商炫耀其財富，當然難免吃味了。

原載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九日自立早報